

前漢書

一
函
八
冊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議

大夫

行

秘書

少監

琅邪

縣

開

國

子

顏

師

古

注

五行志第七上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則效也劉歆以為虞羲氏繼天而王師古曰

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師古曰放效河圖而畫八卦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師古曰取法雒書而陳洪範也聖人行

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師古曰父師即太師殷之三公也箕子紂之諸父而為太師故曰父師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

王親虛已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師古曰此以下皆周書洪範之文王適言曰烏嚳箕子惟天陰隲

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道叙服虔曰嚳音陽應劭曰陰覆也嚳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大序也師古曰嚳音陽

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箕子適言曰我聞在昔鯀殛洪水汨陳其五行應劭曰殛塞也汨亂也水性流行而鯀

日亂陳五行也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道敘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動也畀與也鯀則殛死禹適

嗣與師古曰殛誅也見誅而死殛音居力反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道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

一日五行師古曰謂之行次二曰羞用五事師古曰羞進也次三曰農用八政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為八政首故以農

義例皆同非次四曰計用五紀應劭曰計令也合咸五行謂之次五曰建用皇極應劭曰皇大極中也次六曰艾用三德

應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次七曰明用稽疑應劭曰疑事明次八曰念用庶徵師古曰念思也次九曰嚳用

五福畏用六極應劭曰天所以嚳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

也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師古曰演廣也更廣周道敝孔子述

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

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舛福傳以洪範師古曰韻古文謂字以洪範義傳而與

仲舒錯師古曰錯互不同也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搢紳舒別向歆師古曰

擊同謂引取之 傳載睦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說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師古曰傳

比附其事

經曰初一日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師古曰皆水火木曰曲直

師古曰言可操金曰從革張晏曰革更也土爰稼穡師古曰爰亦曰也一說爰於也傳曰田獵不宿服虔

得其時也或曰不豫戒飲食不享師古曰不行出入不節師古曰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謀增賦履畝之事也

下所謂作爲姦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師古曰坤下巽上觀巽其於王事威儀容貌

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師古曰玉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璫璫璫以雜之衡牙珉珠以納其間右璫角

璫音居璫音焉登車有和鸞之節師古曰和鈴也以金爲之師古曰以金爲之鳴馬是爲行步之節度也璫音黃

璫音步干反田獵三驅師古曰三驅之禮一爲飲食有享獻之禮師古曰以禮飲食謂之出入有名師古曰此謂謂溺於

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廼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師古曰此謂謂溺於妄與繇

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如淳曰採輪不及木爲變怪臣

日梓柱更生及是爲木不曲直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水木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逼下陰施不上達故雨

而木爲之冰零氣寒師古曰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

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師古曰叔孫喬如叔孫宣

謀欲作亂不支而出奔齊公子偃宣公庶子成一日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師古曰行父季文

公弟也諱喬如之謀故見誅事並在十六年冬是年九月又信喬如之諸而執行父也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陽陵之戰

楚王傷目而敗師古曰晉楚戰于陽陵呂屬常雨也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

師古曰鄉書云知人則愆能官人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愆智也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師古曰謂遠四

佞而放諸堊師古曰四佞即四凶孔子曰浸潤之譖庸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賢伎分別官人有序師由舊章師古曰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師古曰嬌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延信

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力破之故釐

廩以戒之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人餘者妾也故云八妾

夫人譖桓公於齊侯歸古曰言世子同齊侯殺桓公歸古曰齊侯享公於廐公子車劉歆以爲衛廩公所

漢書載謠姓爲師古曰更改也桓公之夫人三王姬皆無子而桓公好內多寵嬖如夫人者劉向以爲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適庶數更

五公子皆求立適讀曰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師古曰魯僖十七年齊桓公卒易人因內寵以殺羣吏立無虧孝公奔

齊桓公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天故天災所予也李奇曰以為疫殺其民人釐公二十年

夫人以入宗廟師古曰僖公之母謂成風也本非正嫡僖既爲君而母遂同夫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

者將害宗廟之正廟公爲弟故云卑
女爲媵時齊先致其女脅魯使
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太之曰

西宮也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不更更宮方二月月丁亥葬國子也

天子不能認罪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福幾及百

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穀梁以為宣宮不言諡恭也劉向以為時魯

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知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諸歸父於成公成公父

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師古曰三桓謂孟孫叔孫季孫三家俱出桓公之子也公孫歸父東門襄

而宣公薨成公即位季文子及臧宣叔乃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日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

赤而立師古曰赤文公太子子惡也宣公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為成居喪亡哀戚

心數與兵戰伐師古曰謂元年作丘甲二年季孫行父帥師會晉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

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師古曰

稱之孫也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書以弓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為司城師古曰司城本司空過武

桎弱于朝宋平公怒逐之遂來奔事在襄六年師古曰宋公之諱故改其官為司城先便

火所未至徹小屋師古曰恐火塗大屋師古曰大屋難徹故以陳番輦應劭曰番草輦也讀與本同番具輶缶

師古曰輶汲案也缶備水器師古曰營窺之屬也許氏說文畜水潦積土塗師古曰塗行潦也畜謂聚之也塗泥也繕守

備師古曰繕謂補修之也修守表火道師古曰火之所起儲正徒師古曰儲音丈紀反郊保之民使奔火所

日知保之人謂郊野之外保又飭眾官各慎其職師古曰飭晉侯問之問士弱日師古曰士弱晉

聚者也使奔火所共救災也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入火師古曰味是故味為聘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

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閼其既敗之爨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

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韋昭曰大亂之君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

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昧七星師古曰昧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嘗則

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師古

曰契讀曰僕音先列反字或作高其册同耳據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
諸典籍相土即禹之孫今云曾孫未詳其意卒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恭儉也成九年歸于宋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
卒十五年而宋公卒今云如宋五年則是傳寫誤

火生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

師古曰痤宋平公太子也寺人惠牆伊戾謂太子云應火不與楚客盟平公殺之事在襄二十六年痤音在戈反

炎上之罰也左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

伯古曰士文伯晉大夫伯

也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滅爭辟焉

師古曰鑄刑於鼎故稱刑火而象之不灭何爲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

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爲民約是爲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爲災其象然也又棄

法律之占也不書於經時不告魯也九年夏四月陳火

師古曰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

討賊陳國闕門而待之至因滅陳

師古曰夏徵舒陳卿夏南即少西氏也徵舒之母通於靈公靈公飲酒于夏

陳殺夏徵舒轅轅諸栗門因戮陳事在宣公十一年○劉敞曰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爲

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

師古曰招謂陳哀公之弟偃師即哀公子也哀公有

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師古曰莊王初葬陳納叔時之諫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

師古曰九年火時陳已爲楚縣猶追書

陳國者以楚蠻夷不許其滅中夏之國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

而遂亡子產聞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

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

師古曰陳舜後也舜本出顓頊今茲歲在星紀

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

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

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

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

師古曰奇音居宜反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

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

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爲象王室將

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

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師古曰宋微子啓本出殷陳衛鄭周同姓也師古曰衛鄭周同姓也師古曰衛鄭周同姓也

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師古曰劉子劉公擊也單子穆公旗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師古曰

公師古曰召伯莊公與也毛伯毛得也皆子鼂楚之出也師古曰姊妹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

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舉也定公二

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師古曰雉門公宮董仲舒劉向以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

外師古曰謂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師古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勸定公

行子乃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日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舉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

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爲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

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爲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四年六月

辛丑章社災師古曰章社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師古曰存其社者欲使天戒若曰國將危亡

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一日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

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臺災劉向以爲是時呂氏女爲趙王后嫉妒將爲讒

口以害趙王王不寤焉卒見幽殺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凌丙子織室災師古曰織劉向

以爲元年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是歲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其乙亥凌

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

德將絕祭祀其後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

立呂氏子弘爲少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后幽廢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果恩災師古曰

之屏也師古曰劉向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果恩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連城數十文帝卽

位賈誼等以爲違古制度必將叛逆先是濟北淮南王皆謀反其後吳楚七國舉兵而誅景帝中五年八月己

酉未央宮東闕災先是栗太子廢爲臨江王師古曰景帝太子栗以罪徵詣中尉自殺丞相條侯周亞夫以不

合旨稱疾免後二年下獄死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

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師古曰此舉也音必察反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

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師古曰孰成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

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師古曰兩觀天子之制也天災

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舉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

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師古曰燔音煩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

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

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師古曰前是謂此時之前也見至定哀廼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

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

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

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師古曰猥積也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師古曰揚謂振揚張大也恣睢者衆服虔曰自恣

古曰睢音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

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師古曰遠難也謂離正道者也如吾燔遼東

高廟廼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師古曰仄如吾燔高園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

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舉在外者天

災外舉在內者天災內燔甚舉當重燔簡舉當輕承天意之道也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太尉武安侯

田蚡有逆言其後膠西王王卬敬肅王常山憲王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家藥殺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謀

反膠東江都王皆知其謀陰治兵弩欲以應之至元朔六年廼發覺而伏辜時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

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斷斷於外不請師古曰與專同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太

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宮柏梁臺災先是大風發其屋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日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征

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銷皆飛上去宋祁曰鐵鑄疑作錢錢此火爲變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二十七上 五十二

後月巫蠱事與帝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

師古曰諸現邪之縣也公主所食曰邑故謂之諸邑陽石北海之縣字亦作羊

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平

陽侯曹宗等皆下獄死七月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宮太子與母皇后議恐不能自明乃殺充舉兵與丞相劉屈

釐戰死者數萬人太子敗走至湖自殺

師古曰湖縣名也即今閬中縣城二縣界也

也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

錢錢不下

宋祁曰作

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

地地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與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號五侯

師古曰

商音根達

時凡五人

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秉政後二年丞相王商與鳳有隙鳳譖之免官自殺明年京兆尹王章

訟商忠直言鳳顯權鳳誣章以大逆罪下獄死妻子徙合浦後許皇后坐巫蠱廢而趙飛燕爲皇后妹爲昭儀

賊害皇子成帝遂亡嗣皇后昭儀皆伏辜一曰鐵飛屬金不從革昭帝元鳳元年燕城南門災劉向以爲時燕

王使邪臣通於漢爲讒賊謀逆亂南門者通漢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來爲姦讒於漢絕亡之道也燕王不寤

卒伏其辜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爲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榭火同義先是皇后父車

騎將軍上官安父左將軍桀謀爲逆大將軍霍光誅之皇后以光外孫年少不知居位如故光欲后有子因

上侍疾醫言禁內後宮皆不得進唯皇后顯寢皇后年六歲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遂絕繼嗣光執朝政猶周

公之攝也是歲正月上加元服

師古曰謂冠也

通詩尚書有明哲之性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旣已冠

而不歸政將爲國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災見古之廟皆在城中孝文廟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貴而不正

者宣帝旣立光猶攝政驕溢過制至妻顯殺許皇后光聞而不討後遂誅滅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

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劉向以爲先是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

夫周堪輔政爲佞臣石顯許章等所譖望之自殺堪廢黜明年白鶴館災園中五里馳逐走馬之館

師古曰五里者言其

五里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近逸遊不正之臣將害忠良後章坐走馬上林下烽馳逐免官

孟康曰

日夜於上林苑下舉火馳射也烽或作夷音

約曰

冠首曰烽競走曰逐師古曰孟說是

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災劉向以爲先是上

復徵用周堪爲光祿勳及堪弟子張猛爲太中大夫石顯等復譖毀之皆出外遷是歲上復徵堪領尚書猛給

復徵用周堪爲光祿勳及堪弟子張猛爲太中大夫石顯等復譖毀之皆出外遷是歲上復徵堪領尚書猛給

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遇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

是為稼穡不成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齊女也逆陰氣故大水也

劉向以為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三叔內外亡別

日二叔謂莊公二師古曰謂三十一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距大水無麥禾凡四歲也既流二世師古曰謂子般及問公皆殺死奢淫之患也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

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眾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

征國持其鉞以誅有罪威力猛盛如火熾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師古曰周頌時邁之詩也載櫜也櫜

藏也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師古曰言以和悅使人雖犯危難不顧其生也易兌如此則金得其性矣

若適貪欲恣睢師古曰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澗堅不成者眾師古曰

傳曰固陰逆寒師古曰陰及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

曠師古曰曠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譴動於民師古曰譴痛怨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

侈民力彫盡怨譴並興莫信其性師古曰信猶保也性生也一說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虢祁之宮

師古曰虢祁地在絳師古曰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師古曰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劉歆以為金石同類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

也劉向以為石白色為主屬白祥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師古曰天水之聲隆隆如雷

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韋昭曰天水縣壁雞皆鳴師古曰壁雞也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師古曰廣及旁著岸脅去地二

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師古曰鉗子謂鉗徒纂死皋囚鄒躬等盜庫兵劫

略吏民衣繡衣自號曰山君黨與廣明年冬逋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後四年尉氏樊並等謀反殺陳留太

守嚴普自稱將軍山陽亡徒蘇令等黨與數百人盜取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皆踰年逋伏誅是時起昌陵作

者數萬人徙郡國吏民五千餘戶以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乃罷昌陵還徙家師古曰初徙人陷昌陵者令皆還其本居石鳴與晉

陵者令皆還其本居

石言同應師曠所謂民力彫盡傳云輕百姓者也虎祁離宮去絳都四十里昌陵亦在郊野皆與城郭同占城郭屬金宮室屬土外內之別云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謂招來而祭祀之使其安也宗尊也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適不敬鬼神致令逆

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僻遇有德茲謂狂應劭曰

也有德者雍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李奇曰歸罪過於民不罪已也張晏曰謂

過不見用也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

衆不則皆由陰氣師古曰由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宋鄭曰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弒兄

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桓後宋督弒其君師古曰宋華父督爲太宰諸侯會將討之師古曰謂桓受宋賂而歸

日謂師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師古曰桓會宋公者五與宋公燕人盟已而

公懼而會紀侯鄭伯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淫將弒君陰氣盛桓不寤卒弒死劉歆以爲桓易許田

不祀周公師古曰許田魯朝宿之邑而有周公別廟桓既篡廢祭祀之罰也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

劉向以爲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

下賤之之應也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丘鄆之戰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莊十年公敗

鄆乘丘鄆魯地鄆音子孫反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爲時宋愍公驕慢暗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

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師古曰萬宋大夫也戰敗獲于魯復歸宋又爲大夫與愍公博婦人在側萬曰

言願曰此廟也爾廟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至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

乾隆四年校刊

以爲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師古曰宗婦同姓之婦也大夫妻及宗婦見夫人者皆令執幣是禮也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

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爲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臣瓚曰桷榱也韋昭曰楹柱也師古曰桷

桷將迎夫人簡宗廟之罰也師古曰簡慢也宣公十年秋大水饑重仲舒以爲時比伐邾取邑師古曰比類也九年秋

故爲盛飾者何師伐知取釋放云比年也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爲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師古曰

父師師伐知取釋放云比年也母姜氏赤死姜氏大歸齊故懼以濟西田賂齊師古曰宣公既即位與齊侯會于平州以定其位邾子襄且亦齊

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師古曰齊人取濟西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邾子襄且亦齊

出也師古曰襄且邾文公之子刺定公也亦齊而宣比與邾交兵師古曰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既邾子襄且亦齊

初充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師古曰

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師古曰四年城鄆仲孫蔑叔孫僑如顓臾宋晉陰勝

陽師古曰仲孫蔑孟獻子也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夏叔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爲先是一年齊伐

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師古曰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爲先是一年齊伐

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爲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師古曰十五年邾齊伐其北師古曰十六年齊

伐其東師古曰十二年齊百姓騷動後又仍犯疆齊也師古曰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同圍大水饑

穀不成其災甚也高后二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

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師古曰沔漢水之是時女主獨治諸

呂相王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壤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

先是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爲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以夏四月郊見上帝師古曰事並歲餘懼誅謀

爲逆發覺要斬夷三族是時師古曰比類也高祖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昌單于闐氏師古曰比類也高祖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昌

淮南陽廬江兩壤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罷郡國廟是歲又定迭毀師古曰親盡則毀故云

罷太上皇孝惠帝寢廟皆無復修通儒以爲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師古曰石顯宦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

者故曰刑臣

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元年有司奏徙甘泉泰
時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二年又罷雍五時郡國諸舊祀凡六所

前漢書卷二十七上

前漢書卷二十七上考證

五行志上禹治洪水賜籀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臣召南按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言圖書

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故則之以畫八卦卽尚書本文祇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不云錫禹以洛書亦不云
禹因洛書陳洪範也以洛書爲洪範始于孔安國書傳而劉歆父子又言之後儒遂依其說

登車有和鸞之節注亦以金爲鸞鳥而栖衡銜鈴焉。臣監本訛衡從宋本改

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定哀監本作哀定非也今改正

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臣召南按此條及下成帝河平二年

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其事正同宋祁並疑鑄鐵當作鑄錢非也元狩五年以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
行安得有外郡鑄錢之事雖涿郡鐵飛武紀不載而涿郡有鐵官地理志有明文矣至河平沛郡鐵散則孝
成紀亦載其事不得疑鐵字爲錢字之訛也

則土失其性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臣監本訛有從宋本改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云云。臣召南按經但云大無麥禾三家所同並無大水水字故劉向

以屬土不稼穡然玩董仲舒說又似公羊經有大水之文乃今本公羊亦無水字何也

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注在絳西臨汾縣。臣監本訛絳今改正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臣監本訛田今改正

前漢書卷二十七上考證



前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夫 行 秘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顏 師 古 注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經曰蓋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恭作肅從作艾師古曰艾讀曰又明作愬聰作謀應劭曰上聰則下睿作聖張晏曰睿通休徵孟康曰善曰

肅時雨若應劭曰居上而艾時陽若應劭曰君政愬時奧若應劭曰愬明也師古曰奧謀時寒若聖時風若

則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咎徵師古曰言曰狂恒雨若僭恒陽若應劭曰僭差也舒恒奧若急恒寒若霽恒風若

行者失道則寒暑風雨不時而恒久為災也霽音莫豆反僭音構又音寇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師古曰孽音魚時則有雞既師

禍同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韋昭曰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時則有青胄青祥李奇曰內曰唯金診木

孽也如淳曰診音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音鳥老反孽之類謂之孽師古曰有足謂之

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既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病病貌言瘠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

猶禎也氣相傷謂之診診猶臨蒞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

孝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

傳獨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

故其咎狂也師古曰狂易謂在而易其常性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

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師古曰剽故有服妖水類動

故有龜孽如淳曰河魚大上於易異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既一曰水歲難多死

及為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彊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胄青祥凡貌傷者病

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也兌在西方爲秋爲金也離在南方爲夏爲火

也坎在北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

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與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

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孟康曰政不順則致妖順則致福也師古曰攸所也所好者德也劉歆貌傳曰有麟蟲之孽羊旼鼻病說以爲於

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兌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旼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

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唯此一事耳旼與妖病祥皆同類不得獨異史記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成公十六年

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師古曰單襄公周卿士單子朝也晉厲公景公之子也名州蕭單音善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曰敢

問天道也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師古曰瞽史太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

以從之師古曰體定則目安足之進退皆無違也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誼足以步目師古曰視瞻得其宜行步中其節也晉侯視遠而足

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序觀存亡故國將

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師古曰謫實也無謫謂得其義理無可咎責也視遠曰絕其誼足高曰棄其德言

爽曰反其信師古曰爽差也聽淫曰離其名師古曰淫邪也夫目以處誼足以踐德師古曰踐履也口以底信師古曰底履也言行相覆則爲

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偏喪有咎師古曰苟喪其一則有咎旼喪則國從之師古曰旼喪也若盡喪之則國亦亡晉侯與二吾是以云

矣張晏曰視遠也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凡此屬皆貌不恭之咎云左氏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闕伯比送之

也步高二也師古曰屈瑕即莫羅也闕伯比楚大夫羅國名在南郡枝江西還謂其馭曰莫羅必敗也字或作敖其音同舉止高心不固矣師古曰止足也遽見楚

子以告師古曰遽速也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羅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師古曰不爲次列也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莫羅縊死

釐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師古曰內史過周大夫晉惠公夷吾也受玉情師古曰不敬其事也過歸告王曰晉

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師古曰無禮則國不立故謂之幹無敬則

禮不行故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成

公十三年晉侯使卻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師古曰卻錡晉大夫勳伯也乞師欲以伐秦也將事致其君命也錡音牛爾反孟獻子曰卻氏其亡虐師古